

武林至尊



第一回 鲁莽汉夤夜斗窃鼠 侠义女下山复汉业

西江月：

盘古开天辟地，女娲炼石补天。

翻开史卷颂圣主，唐宗宋祖康乾。

香墨撰写千古，彩笔描绘纪元，

炎黄子孙创大业，何分汉回蒙满。

话说世间万物，浩瀚如海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；千变万化，各逞异态。有史以来，文墨骚客，点缀出五彩缤纷花花世界；可谓洋洋大观，籍册如山。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八万里，书开哪章？话说哪回？沧海中掬出一滴，万山中撷出一粒，便述之不尽，道之不完。

且说清兵入关，大清朝始建之初，江南道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鼠瘟，死人无算，白骨盈野。天祸之余，又遭人祸，贪官污吏趁机鱼肉百姓，大发横财。是夜，亥尽子初，江南道九江府德安县梅良川驿馆大厅内，灯火辉煌，华筵歌舞。正中间有一条九尺九寸九分长的乌木几案，几案后的雕花椅

子上，坐着一家官员，花翎顶戴，项挂金牌，身穿黄龙马褂；单就装束上看，煞有官家派头。可就内五行上看，那就不然了。真是三分钱买个鳖娃儿，不像个东西。生得尖头梢尾，小鼻子小嘴。小肚子短腿；活像一只蹲着的大老鼠。此人姓海里名鼠，绰号“五爪龙”。这位五爪龙海里鼠乃是京都派出的“寻宝”钦差，所谓“寻宝”，只不过遮人耳目而已，其目的是要选一位美女当国宝，岂非咄咄怪事。这就叫：“家要败，国要亡，鸡飞蛋打狗跳墙。”皆因此人“寻宝”，险些断送大清朝二百六十七年基业。

原来，大清朝自顺治皇帝登极，把一枚世代相传的国宝——“传国玉玺”失落民间。俗言说：“官凭印玺虎靠山。”当官的把印丢了还能成？可想皇帝丢了“传国玉玺”，天下能安稳得了么？所以，那时管清朝叫“清妖”。“妖”，就是说不是正统天子之意。而顺治皇帝呢？在位十八年找了十八载，到哪找呀？国宝玉玺早叫闯王李自成带走啦。如今，李闯王生死不明，寻宝有如大海捞针。顺治皇帝气极，江山社稷与己无缘，干脆一了百了，假称“驾崩”，皇妃百官还在哭鼻子呢，他却悄悄溜出后载门，跑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，这件事为后人所知，故留下四句诗文为证：

双成明靚影徘徊，玉作屏风壁作台，
薤露凋残千里草，清凉山下六龙来。

顺治出走，把个江山宝座留给了八岁儿子爱新觉罗·炫烨，改国号为“康熙”元年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康熙皇帝。本

来，按顺治皇帝本意，江山传给儿子国势可能会好点儿，谁知道儿子的江山比老子那会儿更糟。按道理讲，八岁顽童拉屎都找不着地方，能支撑一国之政？正因如此，朝政大权被奸贼鳌拜所把持。当时有一首民谣唱道：“天下国戚本姓鳌，奉承门客尽官僚。良田万顷堆陈粟，金屋千间藏阿娇。势焰弥天霸龙庭，欲效王莽建新朝。久谋篡位心不轨，路人皆知司马昭。”由此可知，少年康熙皇帝可怜到什么程度。而鳌拜则挂刀佩剑，日串三宫，夜宿六院，享受起顺治皇帝留下来的三千粉黛，成了康熙头上的太上皇。

近来，这位宰相鳌拜，玩腻了皇宫内院的粉头油妇，急切想物色一位美貌女子来。这就用上姐夫表姨她姑的姪孙海里鼠来。别看海里鼠其貌不扬，胸无点墨，办女人这种事，这小子馊主意多着哩！什么“江南山清水秀，地灵人杰，如到姑苏，那里漂亮女子多着哩！”鳌拜一听，心中大喜，但有一件，身居相位，虽然大权在握，终为臣子，江南选美，师出无名呀！海里鼠趁机讨差，来个“假寻宝，真选美”，岂不是“鱼目巧混珠，遮尽天下目”吗？乐得个鳌拜一颗心只朝外蹦。赐他金牌一面，人马五百，选美江南。这一来，真可谓“小人得志，势欲熏天”。自他到姑苏那一天起，江南八府九州老百姓却受祸不浅。他除了选美抢女，还大肆搜刮民财，中饱私囊。数月之行，已是美女数十，金银车载船撑。可该班师京都，受赏讨封了，但他还是不走。他知道，在他所选的众多美女中，虽都颇具姿色，但出类拔萃者无。要讨得主子欢心，没有“倾国倾城”之貌的人行么？但姑苏走遍还到哪找呀？他鼠目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古来“深山出俊

鸟”，他不惜花大气力，带着人马来到九江府德安县梅良川。无巧不成书。合该小子走运。那天他带领人马到卧虎山麒麟寨，遇上一位叫袁雪姣的姑娘在山前汲水，使他为之倾倒。在他眼里，那袁雪姣要多美有多美，要多漂亮有多漂亮。真是：艳若桃李，绝妙无双，神韵不可一世。喜得他如同半夜捡得夜明珠，九天逮住金凤凰。一声令下，抢了人去。如今大功告成，踌躇志满，故而，今晚在驿馆大厅，招来府官县衙，地方豪绅，置酒庆功，以示皇恩。

天交三鼓，杯盘狼藉，个个胃实肠满，饱嗝气臭。海里鼠也已醉眼惺忪，神态蒙眬。想想明日富贵，加之狐朋狗党协肩卖笑，阿谀奉承，得意得如坠雾里云中。失却节制，露出小人行藏，竟手舞足蹈，摇头晃脑，得意忘形，好不快哉！

厅外，夜阑人静，月黑风高。吊在屋檐下的大红纱灯，灯光摇曳，随着一阵风响，早见一条黑影掠过墙头飞上大厅，就听哗啦一声响亮，天窗破碎，木屑纷纷落地。尘土飞扬中，由窗口跳下一个人，直落大厅正中，来者穿青挂皂，威武如狮，手执两根茶盏粗细金鞭，不亚霸王再世，张飞生还。细观来人：肩宽背厚，五大三粗，凛凛七尺，金钢浇铸；天庭浑圆，面如墨涂，狮鼻阔口，豹头环目；头扎青巾，鬓插墨球；青布夹衣，兜裆滚裤，腰扎板带，二龙吐须；牛皮快靴，蹬了个满足。

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，使这热气腾腾的驿馆大厅，瞬间凝结成冰铁一块。就连老于沙场、见多识广的海里鼠也不免咦了一声。你道这来人是谁？竟敢夤夜破窗入厅，刺杀王

命钦差？非是别人，乃是前文表过的姑娘袁雪皎的弟弟，人称九头狮子袁三鹿。原来，这袁氏姐弟系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后代。只因明朝崇禎多疑，袁崇焕冤狱身亡，举家回到湖广东莞老家。谁知清兵入关后，要报当年袁崇焕射死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箭之仇，到处搜查袁氏后代，三鹿和姐姐难以在家存身，逃难住在这德安县卧虎山麒麟寨。谁知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又遇上海里鼠抢走他的姐姐。为救姐姐，袁三鹿曾和海里鼠以命相拼，但因势力单薄而败北。眼睁睁望着姐姐被抢走。心中极度悲痛。苦思无计，就在松林内寻死上吊。巧遇个化缘和尚将他救下，并传他“狮魔十八手”。三鹿学艺报仇心切，今晚瞒着师父不知，一个人偷偷摸进梅良川。如今，仇人相见，大有泰山崩塌之势，一触即发。

海里鼠酒醒大半，当他认出来人是袁三鹿时，却摆出一副胸有城府，漫不经心的样子。也斜着一双老鼠眼睛，皮笑肉不笑，挑着公鸭嗓门叫道：“袁三鹿，别他妈的抱着屁股亲嘴，不识屎香屁臭，前日一战，王爷我若不看你那姐姐玉面，焉能有你今日。听王爷我的话，明日随你那姐姐进京，相爷成亲之日，也是你荣华之时。到那时你便是相府的小舅子。出门三声炮，进门一顶轿，吃不完的肉，喝不完的酒，啃不完的骨头，穿不完的丝绸，住不尽的高楼，强似你布衣粗裙，称糠茅屋。按理讲，你应感不尽王爷之恩，报不完海某之德，可你一味孤行，给脸不要，你若反悟，化干戈为玉帛，释冤家为良友，这大厅内高位任你坐，好酒任你喝。怎么样……？”

“住口！”袁三鹿生性浑浊，做事猛愣，那容下这多秽

言污语，一把无名火，直透三千丈。不待其说完，一声怒喝，摇鞭直取海里鼠。

“慢！”随着一声断喝，海里鼠侧身让过，“袁三鹿，且听王爷忠言相告，非是王爷不与你斗，你可知王爷有恻隐之心，好生之德，一则伤了你的小命，断了你袁门血脉，与你姐姐面上过不去。二则，你那两下子，王爷日前已领教过了，实在平庸至极。这么着，人称你丸头狮子，王爷我人称五爪龙。龙狮相斗，难免一伤。今晚喜宴之上，岂能相向加害？这里有一杯美酒，王爷我把它抛在空中，你接得此杯，饮得此酒，没说的，王爷我陪你较量三合，以助酒兴。如若不能，趁早滚开。”海里鼠也不待袁三鹿口允，便把盛满酒水的金杯托在掌心，随之反转手腕一个“天王托塔”，金杯倏自腾空。盘盘旋旋，直奔袁三鹿迎面飞来。

袁三鹿见状，道了一声“好”！真所谓“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”，就在金杯下落之机，他轻身舒臂：一个“猛狮吞月”，不偏不倚，狮掌早把金杯托在手心，滴酒未溢。二人好似魔术师斗法，竟能使看的人吐出半个舌头来。

袁三鹿托杯在手，冲海里鼠骂道：“狗官，敢欺爷爷无能，怎么样？这下该揍你了吧！”他一翻手腕，杯中之物朝海里鼠身上泼来，海里鼠一侧身，噗！酒水碰壁四溅，灯光下，映出五彩锦屏似的。接着袁三鹿手腕一扬，手中空杯冲海里鼠面门砸来，就在金杯接近海里鼠面门盈寸之许，不见他身动，却见金杯早已抄在手里。真是的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。寂沉中，大厅内传出一阵唏嘘之音。

海里鼠把金杯朝几案上一放，刷，亮出一把精光耀眼的雁

翎宝刀，鼠目圆睁，冲袁三鹿狠狠骂道：“不识抬举的畜生，王爷一忍再让，你却执迷不悟，看王爷怎个宰你！”说完话，手腕一紧，内力递出，刀片铮铮作响，一撩刀花，便要垫步起冲。“王爷！”海里鼠闻声收步环视，却见四个亲兵回护身前：“王爷！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且让徒儿们代劳。”四个亲兵拉出肋下弯刀，以目请令。海里鼠见四个徒儿讨令，心中自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原来，这四个亲兵是他的四个得意门生，叫歪脖狗，碰死鹰，胎里坏，一包脓。四人学了些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的勾当，时常跟海里鼠行凶作恶，捞个外快，喝个腥汤。他们把袁三鹿当成大头菜，生怕失了邀功请赏的机会，因此讨战。海里鼠心下暗忖：也好！先磨磨黑小子的煞气。他不发话，只是拿头一摆，意思是“上！”四亲兵神领意会，摆动钢刀朝袁三鹿拢来。

袁三鹿本想今晚猛冲猛打一阵，救姐出走了事，他一看大厅人众，加之“传杯递盏”，一时童心大起，只觉好玩儿，竟把利害置之度外，如今见四亲兵分站东南西北四个方位，举刀搂头朝自己劈下，便又卖出他那傻愣从不犯愁的样，身子一挺，脖梗一硬，“来吧！”他这样出乖卖傻，满厅人等无不为之摇头惊异：“乖乖，有这样挨刀的吗？”“没见过，黑小子不是憨子准是个傻子，就凭他那愣乎劲儿，不砍出四棱劈出八瓣才怪呢！”四亲兵呢？硬让袁三鹿的愣劲儿给懵住啦，砍下的钢刀不由自主地一齐停留在半空，下不来啦。这就叫冲的怕横的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就在四亲兵一愣神之机，袁三鹿却陡地来了个沉腕震腕，随着一声断喝：“开！”就听呛啷啷响亮，四亲兵砍下来的四把弯刀，

全被金鞭磕飞，刀头冲上画梁，闪了两闪，晃了三晃，半日都没有掉下来——扎着哩。

四亲兵做梦也没料到袁三鹿会来这一手，欲待转身逃走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见袁三鹿双足跳起，“双狮献爪”，两条鞭犹如乌龙摆尾，噗哩叭啦！可怜四个亲兵，化作南柯一梦。一个个项上桃花开，魂归望乡台。

这瞬间突变，大厅人众呆如泥塑，目若定珠，全傻啦！连奸滑透顶的海里鼠也大为吃惊，暗自叫苦不迭：好小子，三日不见，刮目相看，哪里学来的愣招？他暗中藏镖在手，以逸待劳，只等袁三鹿扑来。

袁三鹿奇招取胜，好不喜欢，不待海里鼠进招，他便双鞭一摇，抢先奔了过来，看看鞭长可及，不防海里鼠冷丁的一抬手腕，一枚燕尾金镖划起一道光亮奔三鹿面门冲来。三鹿收步已迟，只听哎呀一声，厅内哑然寂沉。

稍定，大家再一看，眼睛全直啦！袁三鹿除了口中噙着燕尾金镖，竟一身无损。原来，袁三鹿见金镖淬然而至，欲躲不及，自恨自己轻率躁急，急得他环眼暴睁，吼如雷鸣：“啊——！”岂不知世间万物，各有利弊，人言嘴大一丑，焉知因丑得福，论说袁三鹿这张嘴巴虽比不上盆口，也比得上碗口，讲吃喝，谁也别想占他的便宜，叭哒一口菜，能吞下半碟子，吸溜一口酒，能喝下半坛子，吃馒头不掰块儿，吃包子不露馅儿。正所谓“口可盛拳，力可拔山”。大嘴一张，鼻子、眉毛，眼全给挤在一边。尺把长的一张黑脸让嘴巴夺去一半，奔入面门的金镖只得改道奔入口腔，但偏赶上了点儿，擦的上门牙直发痒，急得三鹿一合嘴巴，上下三十六颗

牙齿却把金镖死死咬住。可惜用力过猛，就听咯嘣一声。好端端三寸燕尾金镖，竟被一咬两段。一场横祸，烟消云散，袁三鹿也自惊出一身冷汗。留在口中的半个镖头，在口内调头换向，气喷镖出，物归原主。镖头带着唾沫星儿冲海里鼠咽喉飞来！

“噢！”惊乍声中，海里鼠倒吸一口冷气，“好小子，隔日不见，竟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来来来！难得王爷陪你走上三合。”说着话，拿刀隔去飞来的镖头，拔地跳起，反转刀背，一抬手：“着刀！”“顺风扯旗”，钢刀带着风声朝袁三鹿项下撩来。袁三鹿不敢怠慢，“雄狮摇尾”，金鞭推出，海里鼠哪里容他金鞭逞威，急忙身形一掠，袖刀变招。“七星栽柳”，斜身倚步直奔袁三鹿肩背劈来。袁三鹿见海里鼠刀法凌厉，“卧狮捕兔”一伏身，双鞭冲海里鼠下肢踝子骨磕来。“好小辈！”海里鼠一声惊叫，双足腾空，旋势里一拉刀花，“刀劈华山”，朝袁三鹿顶心砍下。袁三鹿双鞭一搭，“双狮抢球”托鞭架刀。袁三鹿的紫金双鞭，乃是“雌雄”二鞭，按阴阳，分二气，使起来宛如双狮摆尾。但海里鼠更高一筹，一口雁翎宝刀，吹毛利刃，切金断玉，使起来泼风也似。二人各不相让，烘炉打铁、叮叮当当，杀在一处。

两人杀得高兴，战得痛快，却苦了大厅内的所有一切。大厅内，除了四具尸体未动外，其他的面目皆非，全然移行换位了。桌子，案子，椅子，凳子，叽哩嘎啦，横七竖八；坛子，罐子，盘子，碗筷，叮叮当当，呼呼啦啦，你滚它碰，你压它砸，硬得欺软的，厚的欺薄的，碎碟烂碗，片片块块。

比比皆是；那些未吃完的鸡鸭鱼骨，参汤鱼肚撒满一地；血水、酒水、汤水、油水搅和在一起，人走在上面扑扑嚓嚓吱吱哇哇；酒味儿，腥味儿，膻味儿，臭味儿，呛人难捱；喝酒的，吃肉的，溜须的，拍马的，吓得体若筛糠、裆下早湿了两片子，你挤我抗，你爬我压，只朝四个墙角垒屎擦。众人欲走不敢，想跑不能，只得龟缩一团，心中祈祷神灵。

刀来鞭往，两人杀战足有半个时辰，数十个回合，满厅内除了寒光闪耀，霍霍风声，刀鞭撞击声外，就是海里鼠粗喘之声。论武艺，海里鼠战一个袁三鹿还是绰绰有余，吃亏的是麻痹大意，轻敌躁急，满想着袁三鹿是自己斗败的鹌鹑，叨败的鸡，三两招内便可拿人，从未料到袁三鹿的武艺长足前进，功非昔比，不由暗自纳罕。心中越急越难下，非但人未拿下，反而连遇险招，累出一身臭汗。“拿刺客！”海里鼠不得不扯下君子面孔，狼嚎叫喊。他这一喊，厅内可热闹多啦，巴不得早点透气喘声的宾客，这下一齐嚎叫起来：“来人哪！拿刺客呀！”声音之大，宛如送葬入殡。

吱扭扭——咣当！驿馆大门洞开，涌进十数个手执刀枪棍棒的兵勇。原来，海里鼠虽属钦差大员，艺胆包天，终归做贼心虚。每到一地，先下宵禁令，规定无有他的传呼，夜间住宅房区不得有人走动，否则，格杀勿论。为此，厅内虽然喊杀声震，守防兵勇还是不敢贸然闯入。

陡然，夜空里划起一道白光，似流星破空，又似陨星坠地。接着，就听哗噶一声响亮，跑在最前面的大领班的一头栽倒在地，后随的势头又猛，一时收脚不住。“哎！哎！哎！哎！”乱噪声中，掣起一座人丘。气的二领班的直跺脚：“快！

快起来！大人若有三长两短，咱就没命啦！”摞在上面的一个个滚爬起来，却不见大领班动弹，两个兵勇架起大领班一瞧，不看则已，一看呀！全痴呆啦，但见大领班勾着头，撇着嘴儿，身子软成一堆泥儿。脸无血色如黄纸，翻眼伸舌又歪鼻儿。有气不从鼻子出，太阳穴上直呼哧儿。仔细瞧，原来有个小眼子，咕叽咕叽冒血水儿。

兵勇见状，个个魂飞天外，欲待呼叫，却见半空中显出一团阴影，宛如一朵红云迎面飘来，待到红云落地，定睛看时，哪里有什么红云，飘下来的原是一个人：头戴粉红色壮士巾，双龙抱珠的抹额，右耳傍一朵红绒珠，颤巍巍无风自动，身穿红绸紧身夹袄，排着一百单八颗梅花结，红罗鸾带，有一巴掌宽窄，下穿红缎扎脚裤，足蹬一双红缎压云根、薄底鹰脑卡腰快靴。挂弓佩剑，外罩一件粉绫色洒满红梅花的开胸英雄氅。生成的玉面朱唇，挂一层威风凛凛的严霜；配就的风眉碧目，带一团冷森森的煞气。兵勇见来者一团红火，威若天神，碧目生光，横剑拦道，疑是仙人下界，魔主临世，早吓得骨软筋酥，个个刀枪着地，呼啦跪倒磕头求饶。

红衣人见这么多人如此脓包，只觉好笑，本想戏耍了事，但大事在身，不便久停，长剑一指地上的死尸森然道：“尔等也是父母所生，怎的全无半点人性，狗官抢财掳女，杀人害命，为何助纣为虐？是何道理？”

“哎呀呀！神爷不知，我等天生良民，为官所逼，差不得已，实不敢鱼肉乡里，欺压良善，望神爷明察。”

“尔等既能幡然悔悟，改过从新，神爷我罪不责众，尔可速速离去。”红衣人言毕，众兵勇如逢大赦，抱头鼠窜，

夺门逃命而去。

红衣人驱散众兵勇，淡淡一笑，忽而若有所思，提剑朝大厅奔来。

大厅内已不是刚才那热闹情景，除了地上躺着的几具死尸外，冷冷静静，空无一人。“人呢？”只见大厅几扇后窗掉在地上，人们早已不知去向。红衣人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跌足叫苦道：“英雄生死未卜，狗官又溜之何处？”事急哪顾多思，垫步起身，一招“燕子穿帘”，从后窗掠出，借势腾身一跃，“珍珠倒卷帘”，身子已停在大厅屋檐之上，居高临下，张目四望。

不远处，树木葱郁，花草相间，亭台楼阁别致雅观，显然是一座花园所在。花园中间有一块百步方圆的草坪，草坪四周，十几只火把围成一个圆圈，圈内刀光剑影，杀声不绝于耳。只见十几个彪形大汉正在围战袁三鹿，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，显然经过一场恶战。海里鼠像卸了套的老驴，身子靠在小树上，头冒热汗，吁吁粗喘。

你道这海里鼠怎的跑到这驿馆后花园呢？试想，海里鼠是何等的机灵，他一生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，风头出过，钉板滚过，英雄充过，狗熊做过，砍过别人脑袋，只差自己脑袋没被别人砍下来。可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了。今晚，袁三鹿的到来他倒并不怎么担心，因为袁三鹿为救姐姐而来，实属理之常情，加上武艺平庸，满想着戏耍一阵了事，没料到袁三鹿不但功夫大变，而且招招占先，心中便知他领了高教。再一想，今晚若再有高手为袁三鹿助战，岂不前功尽弃？他越想越怕，故尔留心四处，眼观八方。当他发现院内白光

闪过，兵勇嚷嚷进不得大厅，便知事情有异。有心回护后花园内的金钱美女，但袁三鹿一味的猛杀恶斗，急切脱身不下。好在他身经百战，处变不慌，手腕一紧，矮身进步，刷刷刷！连环三刀，袁三鹿虽然鞭沉力猛，论智斗还是逊人一筹，待他双鞭回护下盘攻进的三刀时，海里鼠趁机一招“独龙升天”，反臂一刀劈下大厅后窗，待到袁三鹿明白过来，为时已晚，海里鼠已飞身窗外。袁三鹿见狗官破窗逃命，哪里肯放，也纵身窗外，放胆追来。袁三鹿不追还好，他这一追，反倒中了海里鼠“金蝉脱壳”之计，因为海里鼠的重兵放在后花园，这里有他雇来的二十多名镖手，专管金钱美女。当袁三鹿踏进花园，便陷于众镖手包围之中。他虽然伤了几名镖手，毕竟一虎难架群狼，争战多时，镖手兀自不退。海里鼠却在一边得意：“听王爷的话，包你没错。喂，你袁三鹿别打了吧！快扔下金鞭，磕头求饶，脱裤子挨板子吧！”袁三鹿气如疯狮，暗恨自己莽撞，苦于挣扎，险象环生。

红衣人脚踏阴阳瓦空，眼前的一切看得明白如画，暗叫一声“惭愧”。便插剑入鞘，张弓叩弹，觑定镖手中一人，弓开如满月，丸出如流星，众镖手正在酣战，哪曾料到暗中有有人计算？弓弦响处，内中早有一人中弹丧命，哗！尸体栽倒，镖手齐吃一惊。

袁三鹿力不能支，焉能自救，忽见镖手倏自倒地，伸腿咽气。断定是自己师父前来搭救，一时间，神威大振，边打边喊：“师父，这些王八羔子把徒儿欺负够了，快来杀这狗娘养的。”他口中喊话，手脚不停，上面金鞭挥，下使扫蹠腿，一拧一个圆圈，“醉狮归林”，叭叭叭！双鞭风急雨骤。

这一来，众镖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又不知黑小子师父藏在何处，哪敢强攻，竟让袁三鹿打出丈二方圆，转危为安。

海里鼠这下沉不住气了。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黑小子的师父竟然来了，难怪小子胆壮气粗。他自恃人多势众，并不把来人放在心上。单刀一亮，冲着房上的红衣人骂道：“好小辈，竟敢暗器伤人，且看王爷怎个取你。”言毕，一拽衣襟，双脚弹起，便要上房。

却听红衣人叫道：“狗官慢来，且看弹丸敬尔。”弓响处，一枚银弹划起一道弧光奔海里鼠面颊打来。海里鼠看的确切，用刀封闭面门。就听当的一声。银弹打在刀面上，劲道十足，刀面散出一团火花，银弹余势未减，反弹过去。红衣人收弹在手，“狗官！怎么样？”

海里鼠咬牙切齿：“小辈，多少只管打来，王爷一发领情。”

红衣人笑道：“谁与你斗耍，看我宝剑杀你。”说话间挂好弹弓，抽剑在手，一个“雁落平沙”跳下房脊。二人照面也不搭话，恶狠狠杀做一团。

二人一交手，反响不一般了，真是：动如雷霆疾发，快似急雨打檐。海里鼠狗急跳墙，拿出看家本领“地穴隐鼠闭猫法”。对准红衣人上中下三盘，一记追云弄月夺命刀，一记横江飞渡腰斩刀，一记拔草寻蛇断魂刀，刷刷刷！快似闪电，追风掠影，妄图杀红衣人一个下马威。红衣人岂甘示弱，用九宫八卦腾纵法，绕而避之，尽管这样，由于海里鼠三刀攻杀凌厉，红衣人已是鬓角见汗，暗叫“厉害”！

论武功，海里鼠并非庸辈俗手，一把雁翎刀，在武林道上堪称一绝。由于他滥杀无辜，淫人妻女，江湖上早有其臭

名。他家居辽东海西，兄弟五人中他是老么。因他手脚灵便，加上刀法绝伦，故得绰号“五爪龙”。他自小投师五佛寺，拜五佛老祖为师，因他心灵手巧，先人所长，功夫大成。名家拳脚，器械，内外软硬功夫，无不精通。可惜的是，本人心术不正，出师后，自恃艺高，胆大妄为，浪迹江湖，为非作歹，竟成了日偷千家，夜盗万户，杀人淫女的江洋大盗。他诡计多端，心狠手毒，难免仇家林立，江湖上难以存身，为了隐蔽，才去投靠他大师兄，京都相府护宅镖师金爪神鹰夏德威。要金爪神鹰夏德威看在师兄弟份上，留他在相府隐形匿迹。夏德威被缠不过，答应将他引荐给当家相爷鳌拜。可这小子生性乖，嘴甜，见了宰相鳌拜极尽吹捧之能事，什么“相爷好，相爷高，相爷身子是个宝，玉面银耳金眉毛，肚里长棵灵芝草”。鳌拜见他溜得圆，舔得光，答应留他做一名护宅家奴。这一下，土地奶奶嫁给老天爷，小子算一步登天啦。他为了报答相爷知遇之恩，便使出浑身解数往相爷胳膊窝里搔痒痒。相爷贪女色，他就专访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，夜半三更偷进“百美阁”供相爷受用。为此，深得宰相鳌拜赏识，提拔他为六品带刀锦衣校尉。“官以上品，傲气凌人”。趁宰相鳌拜那股迷糊劲儿。他又把在家的四个哥哥也拉进相府。另外，还东拉西扯，沾故攀亲，不知怎地又管相爷叫上了姐夫。摇身一变竟当上了亲亲的小舅子，成了宰相鳌拜寻欢作乐的智囊人物。要么，江南选美的差事怎会落到他身上。

海里鼠江南之行虽经数月，杀人如麻，但还从未遇到像红衣人这样一流的高手。野地比不得厅狭窄，有艺施展不

开，这回他倒杀出兴头来了。你看他抖擞精神，丢开解数，手中的雁翎刀风雨不透，霍霍作响，更兼他身如鼠形，地下功夫十分了得，运动起来，动作捷速，伏则如鼠，跳则如猿，短小精悍，进退自如。他时而脊背着地，仰面朝天，团团乱转，一刀一个圆圈，使人无法接近。时而，猛蹿猛跳，连连翻滚，刀里藏镖，使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如果出战不利，对手强硬，他还会一个鼠蹿地遁，逃之夭夭，使人防不胜防。今晚海里鼠的拿手好戏“地穴隐鼠闭猫法”，却使红衣人受益匪浅。

红衣人初涉疆场，就遇强敌，心中未免有点惊慌，加上对海里鼠的“地穴隐鼠闭猫法”不甚了解，故虽然身怀绝技，一时竟无法施展，穷于应付。这么说，红衣人究系何人？怎的出手救人，惹焰烧身呢？

红衣人系大顺皇帝李自成手下的巾幗英雄红娘子的养女，因自小随红娘子隐居红梅山，故名红梅女。又因她长一双碧目，且为人机警，得了个绰号叫“碧眼狐”。另外，她还有个大哥叫李冠男，是红娘子为纪念丈夫李信，给她取的学名。红梅女此次下山皆由清人引起，因为清兵入关，天下生灵涂炭，红娘子年事已高，但又不忍看哀鸿遍野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故此，才要红梅女下山，反满兴汉，完成李闯王之未竟事业。下山后，她觉着女孩家行走不便，索性弃钗易弁，来个女扮男装。途经德安县境，得知钦差海里鼠寻宝江南，选美派款，作恶多端，决计先由寻宝钦差身上开刀，惩恶扬善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天交更鼓，她便潜入梅良川，只因道路不熟，查来找去，耽误了时间，待她来到驿馆大厅，正赶上袁